

V-3-119

无极文史资料选辑

政协无极县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三月

前 言

继《无极文史资料选辑（一）》与广大读者见面之后，我们即着手搜集撰写第二辑。这一期除了一篇《宝瓶杖闻》之外，所写的都是健在的革命老人。其中有执教四十多年的老教师；有在旧社会饱经风霜在解放后带头走公私合营道路，一心一意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工商界人士；有劳工悲惨遭遇的自述和九死一生幸得生还的劳工三兄弟。以上几人的事迹，都曾经多次走访、座谈，写成初稿后又经一再核对。现在将《无极文史资料选辑（二）》刊印成册，供党、政、军、机关，团体、学校及文史研究部门参考。由于水平所限，诬误在所难免，尚祈不吝指正。

崔永明

1985 12 20

目 录

鞠躬尽瘁育英才

——记献身党的教育事业的老教师张耀五

.....白同申

记无极县工商界人士——许春山

.....连克明 阎录群

我被抓做劳工的悲惨遭遇.....寇旭尧

牢记劳工苦奋建国家——访赴日劳工三兄弟

.....白同申

宝瓶扶闻.....白同申

鞠躬尽瘁育英才

记献身党的教育事业的老教师张耀五

白同申

张耀五是具有四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他于一九〇七年诞生在无极县城关镇朱家庄村，自幼读书，一九二八年毕业于直隶省立第四师范。（校址在河北邢台）一九三一年即从事教育事业，一九七四年离休，在教育战线整整奋斗了四十六个春秋。四十多年来，不论是在日伪残酷统治下的岁月里，还是在建国后的和平环境中，他都坚定地追随共产党，追随革命，为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为发展我县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兢兢业业、埋头工作，历尽艰险，忘我奋斗。他为人正派，因而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褒奖和赞扬，称之为“鞠躬尽瘁育英才，桃李芬芳满天下”的人民教师。

青年时代的张耀五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男儿，他不甘心帝国主义列强任意践踏瓜分自己的祖国，他要推翻腐朽黑暗的封建统治，使中华民族振兴腾飞繁荣昌盛。因此，他四师毕业后即投身到西南汪高小任教。西南汪是当时共产党的活动中心，高小校长是贾汉舟同志，聘请的教员不是共产党员，便是左倾进步青年，张耀五能应聘到这个小学任

教，其政治态度是很明朗的。一九三二年张耀五到无极城内高小任教。当时无极县点燃了革命烈火，无极县革命先驱刘洪涛在无极师范任教，组织发动了学生运动，策划“打倒误人子弟的反动校长张奎一”。那时，反动当局极端仇视革命，疯狂地向无极师范师生反扑，刚刚兴起的学生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反动校长张奎一声言要逮捕刘洪涛。刘洪涛机警地跑到张耀五宿舍里，而张千方百计的掩护隐蔽，使刘洪涛免遭鞫难。刘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意欲离开家乡到北平去，但路费无着，张耀五就慷慨资助了他二十块大洋，送他离开了无极县。

“七七”事变后，无极县的抗日救亡运动此伏彼起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更加激励着张耀五，他挺身而出，参加了抗日斗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共产党员刘洪涛率我县第五支队一举攻克了无极县城，活捉并处决了伪县长刘大喜。摧毁了旧政权，刘洪涛着手组建了新政权——“无极县政推进委员会”。新政权建立伊始，缺粮缺款。当时，刘洪涛聘请张耀五加入“县政推进会”并负责办理后勤工作，遵照共产党员刘洪涛的指示，回到家乡朱家庄村，说服财主献出粮食三千多斤，有力地支持了新生政权。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以十倍的疯狂和百倍的残忍向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反扑过来。流氓汉奸翟二狗勾引了日本鬼子强攻无极城，鉴于敌强我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刘洪涛于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主动撤离了无极城，张耀五也随即潜回家乡隐蔽起来。一九三九年春，翟二狗得知刘洪涛住在南流进行活动，于是决定偷袭南流活捉刘洪涛。张耀五得到这一消息，立即送信给户村共产党员田明科，让他星夜把这个消息

转送到南流。刘洪涛等革命干部及时撤出南流。程二狗扑了空，恼羞成怒，放火烧毁了几家房屋。又如，一九三九年冬，程二狗又探知刘洪涛在小镇村，决定举兵围歼。隐藏在家的张耀五以同样的方式通知了刘洪涛。程二狗再次扑了空，又烧毁了小镇村好几家房子。革命是艰苦曲折的，斗争是复杂而又残酷的。张耀五不顾个人生死安危，激流勇进，在革命的火与剑洗礼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他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之所以肆无忌惮地侵略我国，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缺文化，文化落后必然导致科学技术落后，就难免受人欺侮挨打。他决心在青少年中传播文化，开展启蒙教育。一九三九年冬天以后，张耀五遵照无极县地下党的指示，到南流、泗水、固现、泊头一带从事教书活动，当时的中心校长是共产党员赵国才。在日伪残酷统治下，无极县岗楼林立，沟壕纵横，灾害连年，兵祸频仍，无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在这种情况下办教育，让孩子读书谈何容易！为了动员贫苦农民孩子上学，张耀五和其他教员一起走东家串西家动员说服，一个一个地把孩子找到学校里。有的孩子无钱买笔、墨、纸、砚，张耀五就给予资助。上课无教室，就借老乡的碾磨磨棚，无课本，张耀五他们就自编自印，或剪裁抗日报纸——《冀中导报》上的文章当书念。教学秩序也是动荡不安的，由于日伪军天天出来“扫荡”，村民天天外出避难，学生们也随之东躲西藏。为了不使学习受到影响，张耀五他们就提着用马粪纸制的小黑板，走到沟壕里或沙丘边，挂上小黑板就上课。为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忱，张耀五充分发挥自己历史知识丰富的特长，利用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

迹，重大历史事件结合现实斗争进行讲解，深受学生欢迎，也收到了良好效果。他曾对学生讲过，我国唐朝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而那时日本还是个贫弱的小国，经常派“遣唐使”到唐朝来学习。而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改向欧洲学习文化、科技，才逐渐发展起来，国运也随之增强，由学习我国变为侵略我国，一直到“七七”事变达到了疯狂无忌的地步。张耀五启发学生说：“一个国家文化科技落后是要挨打的，我们要发奋学习，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同时张耀五还通过讲授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等英烈事迹，启发学生爱我中华民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中去，为驱逐倭寇洗雪国耻，英勇献身。他在南流、泗水任教期间，和学校其他老师一起动员了上百名青年参军参战，发展壮大了革命队伍。

全国解放后，张耀五先在无极师范，后在无极中学任历史课。几十年来，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用自己的知识甘露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桃李。经他培养过的学生，有的成了科学家，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人民教师，有的成了国家干部、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人民尊敬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解放后，他曾光荣地当选为无极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县人民委员会委员，自政协成立以来，任历届政协委员。一九七四年张耀五同志因年事已高不能再继续执教而离休。垂暮之年的张耀五老师虽然离开了从事了四十六年的讲坛，但他的心仍然惦记着我县教育事业发展的情况，他殷切地希望广大教师要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当好人民的园丁了，为祖国培养出有理想、守纪律、有知识、有才干的璀璨花朵。

记无极县工商界人士

——许春山

连克明 阎录群

许春山同志是无极县工商界的突出代表，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坎坷崎岖的。早在民国初期，经过几年学徒后，他和同事合股开了一个杂货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和剥削，他们惨淡经营的杂货铺，在惊涛骇浪中挣扎，多次濒临破产。解放后，党从困境中拯救了他，他体验到党是他的救星。在党对工商业实行改造中，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决走公私合营的道路，在工商界带了一个好头，成了颇有声望的工商界代表人物。

一、多难的童年

一九一四年许春山出生于河北省定县东内堡一个贫雇农家庭里。祖父曾给地主扛过四十多年的长活。父亲打短工二十多年。他兄弟三人，他是长子，九岁上入本村小学，由于酷爱学习，成绩优良，读完了初级小学后，就考上了高小，但由于家庭贫困，为了维持家计，只好辍学，帮助父母亲挑起了家庭重担，还到几里路以外的田地里去劳动。当他十五、六岁的时候，连年旱涝成灾，生活更加困难，为了找碗

饭吃，父亲忍痛把他送到无极县城内“德兴和”杂货铺学买卖。（学买卖也叫“吃劳君”或叫学徒）

二、学徒生涯

在旧社会学徒，都有严格的规矩。在三年学徒期间只管饭吃，不给工钱，连衣服也得由家里供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过春节才能回家住上五、六天。所谓学徒，掌柜的并不真心让你学买卖，只让你每天打水、扫地、擦桌子、做饭，早晚给掌柜的铺床迭被。每天吃饭喝水或来了客人，学徒的必须垂手在门帘里站着，喝一碗，倒一碗，吃一碗，盛一碗，吸烟时赶快去点烟，等伺候完毕，自己把剩饭拿回厨房去吃。除此以外还让装卸货物，整理商品。冬天不让生炉子，手冻裂、脚冻肿，到了晚上，等掌柜、伙计都睡了觉，才能在昏暗的油灯下记账学打算盘或学写字。整天拖着劳累的身体坚持繁重的没完没了的活儿，还必须小心谨慎，如有半点差错，掌柜就找介绍人把你辞退回家。许春山同志就是这样整整熬了三年，才算出了徒，当上了记帐员。

三、“德兴和”杂货铺

“德兴和”杂货铺，在无极县城内城隍庙东边，路北设三间门面。掌柜的是强七群和许桂馥，还有强秉文、刘文欣等四人都是许春山的乡亲，合伙推小木车贩卖杂货。长期住在客店内，每逢一、六大集就在城内出摊卖货，二七、三八、四九，逢五排十到南孟、郭庄、南候房、张段固赶集卖货，就这样惨淡经营攒了几个钱，合资在城内开设了“德兴和”杂货铺，许春山就是在这个杂货铺当学徒的。三年学徒期满后，许春山当了管帐员，随后又收了三名学徒，经营的方式是一部分留在铺里经营，另一部分仍然推着小车到四乡赶

集。经营的杂货有：红、白糖、水果糖、烟、茶叶、海带、蘑菇、火柴、煤油、纸张等，后来增加了名贵点的海味。获得的利润一年一结算，除去掌柜、伙计应领取的工资和一些开支外，剩下的部分按人、股对半分红，新的一年重新入股，由于每年盈利都有所增加，入股率每年都有所增加。因此，“德兴和”杂货铺逐渐兴旺起来。许春山同志自徒满任管帐员后，每年工钱二十五元，由于他刚出徒，年底分入股时只分其他伙计的四分之一。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他才积攒了一些钱，入股一百元，以后随着“德兴和”杂货铺的兴旺，入股也逐年有所增加。因此又在郭庄大街路南租赁了东门村泰和公通街的房子，开设了一个分店，由强秉文、刘文欣二人经营。这时的伙计增加到十人，仍分出一部分人员每天赶集卖货。这是“德兴和”杂货铺在旧社会的鼎盛时期。

四、两次破产

在旧中国做买卖，国内受着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再加上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德兴和”杂货铺曾遭到过两次破产。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帝国主义趁中国经济困难，向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还大量贷款给中国政府，三一年蒋介石政府向美国粮部评价委员会大量进口美麦和美棉，使中国农业受到了严重危害。再则，国民党反动政府连年进行反革命内战，加重财政搜刮，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也是造成中国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三是由于连年旱涝，农民贫穷，不得不出卖一些家俱或农具，来维持生活。自然无力购买商品，旧社会商店有赊销的习惯。对赊出的货款，收不回来，“德兴和”杂货铺也不

例外，外欠两千多元现洋收不回来。比如有的欠一百元，只给一些价值三、五十元的农具或家俱就算清了。如年村李洛兴欠二百多元，仅给了一辆价值二十元的水车，高陵任英才欠一百多元，只给了价值不过十元的破方桌和一条旧板凳。因此造成了“德兴和”杂货铺的破产，郭庄分店随之倒闭，强七群、强秉文清帐后就回家不干了。只剩下许桂馥、刘文欣、许春山等几人。为了闯过年关，维持信誉，必须还清外债，重新恢复营业。许桂馥托在祁州（即现在的安国）药行的乡亲，在祁州银号以月息一分五厘的利息，贷了一千五百元，又在无极城西关益兴银号贷款一千元，利息是一分八厘。他们隐忍着高利贷的重压，坚持信誉第一，年前把所有的对外欠款全都还清。那时一分五厘及一分八厘的利息能贷到款，还是凭着“德兴和”讲信用而取得的低息贷款。当时农村一般贷款利息都在三分以上，除取得一部分贷款外，附近深泽、安平等县大批发商，由于许春山他们讲信用。——谈到许春山正直讲信用，不妨举一个例子，当时有明秩寺一个商贩符老岁进了深泽恒济丰一批货，价钱二百元现洋交给了恒济丰的袁英杰。袁英杰把钱存放在许春山处。袁英杰忘了，年底又向符老岁要钱，两个人放大吵起来，并声言要起诉。这时袁英杰住在“德兴和”跟许春山提起这事，许春山说你不是放在我这儿二百元吗？袁非常感激许春山，第二天一早放去明秩寺向符老岁道歉。这场纠纷就此平息了。袁英杰对许春山就更加信任了。当时的大批发商敢于向许春山赊销，先发货不收款，随卖货随交款，到年终清算。这样一来许春山他们也采用向小商贩赊销的办法，把货物先发给小商贩，年底结帐。替“德兴和”销货的商贩越来越多，生意也越做越

活了。使“德兴和”得到复苏。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无极县城，再加上伪军及大小特务，混水摸鱼，到处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搜刮民财，人人担惊受怕，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会被扣波杀。小商小贩更逃不过这场厄运，日伪汉奸特务白吃白拿，小商贩还得笑脸相迎，主动送货上门，如稍有怠慢，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有一次一个汉奸特务，买许春山的香烟，许春山说：“没有了”，这个特务骂了一句就走了，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特务满脸凶气，恶狠地说：“宪兵队长要买东西叫你去一下。”许春山刚进宪兵队的院子，就看见特务们正给一个绑在板凳上的人灌凉水。许春山回头就跑，一个特务举起一个钉满钉子的狼牙棒就要向许春山打来，而另一个特务，从中解劝，其实他们是一洞鬼，有的装神，有的装鬼，诬诈了许春山许多钱，才算免去了这场灾难。

这时候，敌人为了防范八路军进城，整天四门紧闭，岗哨森严，城门出入不便，货物不能进城，买卖实在做不下去了，至此，“德兴和”杂货铺就不得不再次关闭了。

五、经营“德记”商号

为了寻找出路，“德兴和”杂货铺除留许桂馥一人看门外，许春山和刘文欣与西中铺和他们同一命运而倒闭的“德裕隆”杂货铺合伙。于一九四〇年用“德记”商号的名义附住在石家庄南湾街的“谦记”货栈，派许春山常驻天津河北大街三条石兴隆西栈，从天津购货后发往石家庄，由长住在“谦记”货栈的刘文欣等二人推销，刘文欣因故触怒了特务被抓进宪兵队。为了赎回刘文欣，将一百包碱面全部卖完，四处托人活动，才把刘文欣赎出来。

一九四二年，日本帝国主义调集了十万兵力，数百架飞机，在我冀中平原发动了大规模的残酷至极的“清剿”和“扫荡”。这就是有名的“五一”大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的飞机，有一次轰炸石家庄时，他们住的“谦记”货栈也被炸起火，货物全部被烧毁，许春山又一次破了产。

一九四三年许春山和刘文欣不得已又回到无极，与看守旧货摊的许桂萼合伙，改名“复兴昌”杂货铺。

六、紧跟共产党，做工商业改造的带头人。

一九四五年无极解放了，才使许春山从苦海中解欣出来。党和人民政府为了恢复经济而严格地推行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许春山他们所经营的“复兴昌”小商店，也得到支持，由国家银行贷给了款，从此免受“钱庄”、“银号”的高利盘剥。他们坚守信誉，模范地遵守国家的政策法规，按帐计征税款。这个小商店在党的扶持下，逐渐兴隆起来。

一九五三年许春山被选为无极县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和河北省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一九五四年出席了省人民政府召开的河北省工商业代表会议，会上听取了省委统战部部长刘洪涛同志讲的党对私营工商业所采取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还鼓励与会代表一心一意跟党走合作化的逐路。许春山从此奠定了“坚决跟共产党走一辈子”的决心。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八年财政部发行经济建设十年还利付息公债时，许春山同志在认购大会上首先认购三百元，起到了带头作用。

一九五五年四月党号召工商业者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许春山同志，走访动员城内所有的十三户百杂货商贩组织起来，其中郭风山因无钱不能参加合营，许春山当即替他交了

十块钱，才入了合营。共计收集股金二千六百二十五元（2625），许春山同志担任了合作组组长。

一九五六年二月份，在县召开的合营大会上，许春山代表无极县工商业者，全行业积极投入合营。许春山所在的“德兴昌”是无极城内较大的商号，在核资时，许春山带头按帐面贷款，和全部家俱，悉数投入合营。城内百杂货合营由十八户组成，投入股金三千二百三十三元叁角玖分，其中有许春山“复兴昌”杂货铺的股金八百四十七元八角一分，当时百杂货合营归口后，受百货公司指导，推选许春山同志任经理。

一九五九年，无极、藁城、栾城并县后，许春山同志任无极公社中心商店副经理，工商联办事处主任，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由于工作认真负责，曾先后任供销社副经理，无极国营商店经理，百货合营门市部经理。多年来工作虽有调动，但一心为党、一心为人民的忠心始终如一，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深得人民的好评。

七、文革中遭到迫害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口号下，许春山同志靠边站了，到土产经理部进行劳动改造。

当时土产存有从南方购来的烟叶，满满的一大仓库。业务及库存商品无人过问。结果数万斤烟叶都发霉变质。让许春山同志和几个合同工加工筛拣粉碎成烟末出售，这活烟尘飞扬、呛得喘不过气来，但许春山同志想：不能再让国家资财受损失，一直干了一年多，才筛完了这一库烟叶。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对许春山实行下放原籍、监督劳动，但许春山没有怨言，到家的第二天就出勤参加生产队

的劳动。正响到田间劳动，晚上帮助会计记帐，逐渐得到生产队的重视，让他兼管电灯、挂面房、砖瓦窑的副业摊的收支帐目。他白天依然出满勤，晚上加班计帐。一年来这个生产队的工分值由上年的三角多，上升到七角多，社员们反映：“老许回了家，咱队起变化”。

八、落实政策后，干劲倍增

一九七二年九月落实政策，又回到土产公司土产门市部复职。在门市部十多年来，每年给国家积累盈利二万多元下，更主要的是培养出一批有独立经营商业才能的年轻接班人。有的已成为领导骨干。

一九八一年五月，县社为了安排待业青年就业，接收了张段固供销社门市部改为“集体综合商店”，让老许任经理。这部分待业青年，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又因多属干部子弟，思想较为混乱，影响业务开展，经过耐心说服教育和耐心传授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最后达到服从领导，同心协力的经营业务。在将近二年的时间里，除整修了门市部、盖了一座办公室之外还盈利一万余元。

一九八一年又调回土产公司任副经理。一九八二年一月当选为政协无极县委员会副主席及无极县人大代表。

九、退而不休，迸发余热

一九八四年五月退休，人虽退而思想不休，许春山同志每天背着一个背筐，拿着一把铁锹，天天打扫土产公司宿舍院内和医院门口以西直到公路的一段街道卫生。在土产院内见到商品混乱就帮助整理，有时帮助门岗看门，防止商品不开票出门。见到或听到某些方面有问题，就反映给领导班子，进行解决。

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行了反复深入的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并向群众广泛宣传。

许春山同志，出生于贫雇农家庭，少年失学，为了帮助家庭生计，早年即到商号“吃劳君”，而后从事商业，尽管勤劳为本，惨淡经营，无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下，还是遭到多次破产。只有在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到了新生。他是个廉洁自律奉公守法的人，在旧社会当会计多年，却是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真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到新社会当经理多年，从来不吃请，不受贿，自己不开后门，也从来不走后门。他当经理几十年连个名牌自行车也没骑上。在工商联工作时，领导工商业者，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带头走公私合营的道路。他确实是一个一心一意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党也给予经济上的保障和政治上的荣誉。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更加巩固了他“跟党走一辈子”的决心和诺言。现在他退而不休，仍在做着力所能及的义务劳动。许春山同志确实为党做了不少好事，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1985年11月19日

我被抓做劳工的悲惨遭遇

寇旭淦

我叫寇旭淦，是无极县南马乡东丰庄人，中共党员，现年七十一岁。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如果说它“杀人成性”是恰如其分的。仅一九四二年冬在西东门，一次就杀害了二十五名无辜群众（其中有我村四人）。一九四一年秋来我村“扫荡”时，将游击组长李记栓抓到东阳据点，绑在木柱上，活活地让狼狗吃掉了。二月间和我一块被抓送到石门南兵营的二十五人中，到六月间被押送日本时，只剩下我们六个人，其他都死了。我村和我同时送进南兵营的三个人，仅我一人幸得生还。其惨状回忆起来，不禁黯然神伤。

一、被捕前后

我是一九三八年在我村参加革命工作的，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任地方武装中队长，后改武委会时任秘书。一九四二年环境极端残酷时化整为零，回村任村长。一九四三年二月被无极宪兵队在家里逮捕，拘押在宪兵队的木笼里，木笼高宽各一米，立不直，躺不下。每天只让吃三碗高粱米稀饭，（一顿一碗）饿得面黄肌瘦。